

1104



海 宁 文 史 资 料

第 55 期

政协海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B13/0403

硇石灯彩

高健行

每逢喜庆节日，尤其是元宵佳节，张灯结彩，这在我国已相沿成习。灯彩成了我国民族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花异卉。

江南灯彩绚丽多姿，巧夺天工，尤以硇石灯彩独冠群芳。建国以来，杭州、上海、广州、厦门等大中城市，每年都向硇石订制各种特色花灯，或用于春节和元宵佳节举办的灯展，或作为赠送国宾的珍贵礼品，更多的用作装饰宾馆、会堂、展览会和商场橱窗。1982年春天，在香港宋城灯会中，硇石灯彩大放光彩，轰动全港。《大公报》以整版篇幅作了详尽报道。

硇石灯彩，具有高度的工艺价值和美学价值，她把民族文化的共性和乡土艺术的个性巧妙地熔于一炉，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民族财富。

硇石灯彩探源

硇石灯彩，源远流长。可惜前人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据清末民初硇石孙君望、许葆翰编纂的《笙磬同音集》中，曾引用当地书画家徐砚（字见石，号紫薇山翁）的考证，硇石灯彩在五代吴越国王武肃钱镠时代（公元907~932），即被用作岁贡之品。可以推测，硇石灯彩到这时，已经过了创始、探索、提高、升华而达到成熟期的漫长历程。近代学者邓之诚所著《骨董续记》一书引《铁围山丛谈》记载，曾有一种所谓“藕丝灯”，它以万眼星罗的透明纹彩为特色、追求精微彩饰、灯光闪射和绘画图景相结合，与硇石灯彩的原始形态最为近似。

南宋时著名诗人范成大曾经到过海宁。在他的《石湖居士诗集》中，有“剪罗万眼人力穷”、“剪彩球中一万窗”和“万窗花眼密”等关于灯彩形状的描述，这正是硇石灯彩的主要特点和艺术风格。他有一首专门吟咏“万眼罗”的诗：“弱骨千丝结，轻球万锦装，彩云笼月魄，宝气绕星芒，檀点红娇小，梅妆粉细香。等闲三夕看，消费一年忙。”这就把硇石灯彩那种灯面布满千孔万眼的针孔，闪射着迷人光芒的特有艺术，描写得淋漓尽致。南宋著名女诗人和词

人朱淑真，相传曾在硖石西郊的路仲定居过一段时期，写了一阙《生查子》，对熙熙攘攘的灯市灯会作过描述。（曾有人据宋本欧阳修《近体乐府》和宋曾糙《乐府雅词》断为欧阳修作，现循夏承焘、盛弢青依据四印斋刻本，并参考其生平作宋词）。《乾淳岁时记》“灯品”条目中也对这种灯彩有过记载：“罗锦灯之类尤多，成为百花细眼，间以红白。号万眼罗者，此种最奇。”近人阿英（钱杏邨）在《小说闲谈》中的《灯市篇》中，曾转辗提到了韦述的《两京新记》中一节有意义的文句：“……一云，吴越纳土时，以金钱买二夜灯，十七、十八是也。”下面虽引了程大昌的话，讲此说“甚为无据”。但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信息”，即钱王买灯进贡之事，虽然“查无实据”，但亦“事出有因”。说明五代钱镠时灯风之盛。从地域和时间上可以进一步规范出：辖属钱王统治之下的海宁，及其首富大镇硖石地区形成灯乡的历史可能性。据传，硖石灯彩艺术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3）才真正达到十分完善的地步。康熙、乾隆二帝游江南时，硖石一带连乡民都能扎糊虎、豹、狮、象等以大型走兽作内容的活动灯彩。为便于游行举舞，灯内燃料均用凝固猪油，以免倾翻外溢。后来逐渐产生了一种叫珠帘伞的大型灯彩（民间俗称大凉伞或纸凉伞）。那是一种六角形伞状内撑的大灯。六面伞檐各自下垂三幅全用针工穿刺成的景片，上下左右，互相连接。内部点燃灯烛之后，景片周遭生辉，画面光彩照人。此标志着以针刺图片为主要特色的硖石灯彩已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这种古老的传统艺术并没有扎根在南宋的都城临安（即现在的杭州），却在小镇硖石落户而代代相传，这是很值得探索的历史隐谜。不过硖石确实也有得天独厚之处。清中叶后，随着江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的硖石，光绪年间成了“浙西诸郡市集之最”（据《海宁州志稿》），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一个小镇就有名闻江南的丝、布、米三大市。到本世纪30年代初，海宁全县桑园多达35万亩，比80年代还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文人画师辈出，这又不断丰富灯彩的内容和形式。硖石民间素有刺绣丝织的习惯，也许为了明目，绣花女常于棚架框下放置灯烛，自得光彩闪烁之趣。灯彩吸收了这种织纹针迹原理而逐渐形成独特的灯彩针刺技法。晚清时代提花织纱织锦工艺有了空前发展，西洋提花板输入中土，织物孔眼细微精美，这种穿孔形式

也加深了灯彩工艺的移植。近世发现的清代乾隆年间灯彩遗物中，据老艺人黄石琴身前介绍，有一组题为《江湖八丐图》的针刺景片，其针刺孔眼呈微小的方形，和经纬交织的纺织品十分雷同，可资佐证。（然沈从文以为针刺技法或与倭扇的针刺工艺有渊源关系云云。）

鼎盛、发展——映出时代的脉息

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36~1821），灯彩制作和灯会活动极为兴盛。一种精美的走马灯已在硤石地区广为流行，它摆脱了旧时在走马灯上绘些奔腾快马的俗套，运用针刺缕刻，重彩工笔绘画，外表大多呈六角、八角仿宫灯样式，每面纸刻彩饰，胜似画框；内套灯芯为圆柱形，图画内容除传统走马外，更有各类动物追扑戏斗形象，或为神仙飞天，或为腾云驾雾的妖魔，总以动态为主。图景线条起伏循环，回旋不断，艺术效果显著。此外，也逐渐出现鱼灯、鸟灯、花篮灯、古钱连环灯、西瓜灯及盆景小品等等，不一而足。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随着政治、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辛亥革命，给了作为民间艺术的灯彩进一步繁荣的沃土。灯彩向着大型模式发展，出现了亭台、楼阁、宝塔等古建筑模型、大龙舟、采莲船等等。单纯的彩灯艺术向综合性艺术的演变，形成独特的风格流派。在制作上，始用细铅丝、小铁钉等代替竹木纸捻等作为扎制骨架的传统材料，以电珠、干电池代替油、烛，而且灯彩内容也力求体现出时代脉息。如1912年庆祝辛亥革命周年提灯会，就出现了双十字形的大小提灯，反映了人民庆祝光复中华的喜悦。彩灯饰面除绘画图案外，也配进了书法艺术。民国初年的灯会，彩灯上常有写着“同胞们怒吼吧”、“为国争光”、“振兴中华”等等工笔书法的，也有画着怒吼状的醒狮。1922年硤石孟肇元的《赋醒狮亭灯》诗中有“愿祝睡狮及早醒，一吼惊起中华民”之句。张宝芬的《题咏跳狮台》还指出“十色五光都寓意，休教走马当花看。”这些诗句与彩灯，反映出人民对革命潮流的心声。

在1910年南京的南洋劝业博览会上，硤石灯彩引起了中外人士瞩目。1918年、1922年和1934年硤石的三次盛大灯会，曾被认为是硤石灯彩有史以来的艺术高潮，尤其是1934年那一次，几乎全镇各行各业，连镇郊农村都参加了。硤石居民向来有春节悬灯自庆的风俗，这年则格外讲究。巧思精作，出奇斗艳，真

所谓“新样竞翻技各奏，谁甘结构俗庸庸”，赋予古老的灯彩艺术新的生命活力。如大型仙鹤亭彩灯，立鹤长颈，分作数节，头颈蜿蜒盼顾自如，全由弦索操纵，目睹者叹为观止，这就是取法于提线木偶和皮影戏的。每次盛会前几日，先举行“演灯”，带有预演、彩排之意。赛会正日，全镇各处鼓乐喧天，四乡农民也成群结队涌入镇上。居民中有句话：“新亲带被来，老亲带米来。”其热闹的程度可以想见。

庞大的灯彩队伍还常伴以群众喜见乐闻的民间歌舞杂耍技艺。最常见的有采莲船、狮舞、龙舞、高跷、戏文台阁等等。

每逢灯会，镇上街道稍为宽阔的地段，都搭有彩台，各商店字号也在店堂口搭建小观台，悬灯结彩，备乐助兴。

1934年硖石灯会前后，有关当局为方便旅客到硖石观灯，特加开京杭游览特快列车，一时间，京沪杭各地游人蜂涌而至。当时独霸上海娱乐界的黄金荣也亲往硖石，镇上一同仁照相馆宋少莲曾将灯会盛况摄下，底片至今犹存。事后，九顶大型“抬头”，又被借往上海展览。不久，适逢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硖石灯彩便以我国特色艺术珍品之一，出洋参加竞赛，名扬海外。世纪同龄人、老作家章克标先生尝特为笔者抄摘了乡前贤张宗祥（1882—1965年）的遗稿《铁如意馆碎录·硖琐记·纪灯》一节。他们俩都是二三十年代硖石灯彩盛况的目击者，故资料最可靠可贵。

古老灯彩的美好春天

抗战军兴，1937年冬硖石沦陷，灯彩活动萧条衰落。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货恶性膨胀，民不聊生，灯彩事业奄奄一息。直到1949年建国之后，始获新生。1953年镇治保委发动的迎灯会，彩灯中增添了五角星、红旗、镰刀、铁锤、火炬、和平鸽等等型式，新民主主义革命口号也大书特书于灯彩之上。赋予硖石灯彩以新的时代气息。

政府为了保持和发扬这朵民间美术工艺的奇葩，于1955年帮助灯彩艺人组成合作小组。次年正式成立了镇办的灯彩组。参加的有任一亭、孙惟君、吴梦楼、谈雪其、黄石琴、沈福康、金成连、沈才良、曹祖林、朱贯庆等16人。经济体制仍为互助合作组，但政府拨款支持，也属民办公助性质。1957年，广州

文化公园前来订制大型灯彩“玲珑阁”，当时预算成本在五百元以上，耗工五、六百工，其精工细作程度由此可见。可是，1961年全国性的精简机构运动中，这个灯彩组被解散了，任一亭、孙惟君、吴梦楼等人，进入杭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1962年灯彩组留下的几个人，并入硖石纸制品厂，1963年又归属制伞社。这一年，广州文化公园为广交会等对外贸易活动，又来硖石要求订货，并聘去任一亭、吴梦楼帮助装修和设计展览会所。孙惟君也调回硖石，主持恢复灯彩工作。

十分惋惜的是，十年动乱期间，艺人们精心保存的古典传统灯彩图片大都被抄查没收，灯彩艺人也不能制作灯彩了。1973年虽曾一度恢复，也只是昙花一现。直到1977年，应浙江省出口工艺展览之需，接受了大型灯彩“南湖革命船”的订货。1978年在县二轻局领导下，才正式成立工艺美术服务部。

1980年元宵节，硖石举行了大规模的迎春灯会，盛况空前，观灯的人数达十余万。灯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突破和提高，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内容，又别出心裁地把电灯、霓虹灯等用在大型灯彩抬头上。配乐也是曲式繁复，既有细吹细打的雅乐，又有大吹大擂配以打击器乐，还有配用电唱机、录音机，用强功率扩音机播放，真是鼓乐喧天，彩光四射。

灯会后，许多优秀灯彩作品又集中陈列于博物馆展览大厅。最精萃的是县文化馆扎制的一座楼阁，四面镶嵌十来幅景片，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故物——珠帘伞针刺的景片，是当年著名画家徐砚的亲笔图稿，由灯彩高手严远庄、少庄父子精心针刺而成。虽为故旧之物，却仍然放射出清新夺目的光彩。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几件专业作品，是专业老艺师的心血结晶，堪称近年硖石灯彩之代表作。其中的“孔雀开屏”为一座中型活彩类作品，高1.5米，尾羽展开直径达0.9米。孔雀尾屏仿照撑伞的原理，电力操作，间歇地引颈开屏，周身微小电珠时明时灭，宝光四射，煞是好看。

海宁机床厂制作的一座“沁芳亭”取材《红楼梦》读《西厢记》一节，以亭树湖石为景，前坐两个真人小姑娘，一扮宝玉，一饰黛玉，天真活泼，顾盼有神，虽不及专业人员制作的精工，但大胆创新，另有一功。展览的作品后来又被上海闸北公园租去展出，电视台还将它拍成电视片，使电视观众通过荧屏

领略硖石灯彩之一斑。

近年来，杭州的西湖灯会、广州文化公园、香港宋城的灯会，也都陈列过硖石灯彩。

1991年4月，为继承和发扬硖石灯彩工艺的传统，40余名灯彩艺术工作者、爱好者自愿结合组成“海宁市灯彩研究会”，并经市文联批准吸收为团体会员。1991年11月12日，召开了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灯彩研究理事会。陈有法当选会长，孙惟君、张文兵、章卓金、谷景瑞为副会长。海宁水泥厂也在此时建立了“硖石灯彩工艺社”，为企业支持创办文化事业开创了一条路子。目前，这个社已有制灯能手10余名，还有一些专门的灯工技艺骨干和一支业余的制灯队伍。所制的“品字亭”灯，在1992年全国花灯赛上，获得了一等奖，又有“聚宝盆”等灯，曾参加上海‘93文庙活动、’93重庆市三峡灯会和余杭的元宵灯会以及省电视台新春灯会活动节目。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该社制作的“镇海塔”灯，还被中国灯彩博物馆所收藏。

目前，灯艺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正在创作一批新的灯品，以作为对外友好交往的礼品，今年6月，海宁市政府钱满程市长率团赴新加坡招商，灯研会制作社精心制作了两对宫灯（一为古时12名人的典故，一为花鸟宫灯），以供展览、展销并作为礼品赠送给新加坡原总统、现任内阁咨政的李光耀先生。

硖石灯彩的制作和工艺特色

灯彩通常分为座灯、提灯和壁灯三大类。座灯的表现形式最为完备，是主要灯种。提灯包括挂灯，一般尺寸如宫灯大小。壁灯主要是近代壁灯的仿古制品，灯体不大，但屏条灯、屏风灯之类规模就比较大了。大型抬头座灯，常高超二米，长形卧龙灯之类蜿蜒数丈。台阁上悬饰的小灯和模拟小花蜂蝶等灯，往往不及寸许，堪称“迷你”灯。灯景绘作全都微刻精雕，毫发不爽。针刺密度平均每平方公分粗者十八孔，细者三十二孔。一座抬头动辄三、四十万孔，甚至细密到百万孔以上。

硖石灯彩在广泛的艺术门类诸如图画、诗词、书法、金石、戏剧、评话、小说、版画、雕塑、建筑、杂耍等等的文化滋养和熏陶下，拓创了独特的针刺多

面体艺术，自成一套精巧的传统技法。灯彩艺术的主体部分就是彩灯，它一般以细竹篾为骨，外蒙装饰，通体各面，裱装精绘，针扎镂刻，所制景片时有名家题咏书画，在全国各灯艺流派中，堪称独步群芳。如佛山、徽州也有过少量针刺花灯，但只是一些满天星散针。硖石近乡如王店（属嘉兴市）、屠甸（现属桐乡市）等处花灯，也曾有仿制，尚不足道。

彩灯扎就骨架，主题就算大体确定，进而布置各面景片图画，按需要制成大小尺寸相当的景片材料，作为针刻彩绘的基础。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小型的书画裱背技术的产物。所用的装裱纸材，一般不十分考究，但也有采用高贵纸料和绫绢之类的。平常多用单宣、加重单宣、棉连。为了减少裱背工夫，亦有用夹宣、罗纹纸等较厚的纸品。连史纸一般仅用于不透光处。纸料质薄光滑的，宜作饰面，其他高丽纸、金笺、粉笺、腊笺、冷金笺（雪金、雨金）也只宜饰面。

纸品选定之后，得按要求排刷染色，一般内层纸染色宜深，表面层则深浅咸宜，视图稿而定。里层色深经灯光透视，可生泛色，给人以静雅之感。所用避免明暗反差过强，以保证画景色彩有丰富的层次感。所用染料为国画传统色料，有烟墨、硃膘、胭脂、硃砂、石绿、石青、花青、藤黄、孔雀绿、赭石、白粉等。

作为裱制粘合材料的浆糊，也十分讲究，以防日后发霉、虫蛀。一般用淀粉一斤加明矾二钱，先用温水搅拌成“浆糊头”，然后冲入开水，快速拌匀；用浆棒挑起能牵丝，色略黄，半透明的最佳。此外，还有锅熬法和吹蒸气法等。浆糊熟后，用容器浸在冷水中，冬季一、二天换水；夏季每日换一、二次清凉水，并多放些明矾，可保存半月不坏。

裱背成的纸片散挂阴凉处，待干，即可将图稿先蒙上，决定画面哪部分用针刺，哪部分用刀刻，至关重要。所以要求设计人员既懂针刺工艺，又精熟绘画技巧。完稿之后，用刻刀将图上主体部分如人物、花鸟、漏窗、题字等刻成透空。然后以白色上品宣纸衬在底面，使透空部位薄且透明则佳。再以相同面积的四层纸夹成一叠，放于针盘上。针盘俗称样盘，用羊油和榆树皮粉炒拌凝成，要浓稀适度，软而不糊。接着就可用钢针按图穿刺了。钢针装在一枝笔状

杆端。有时纸质较厚实，捻针扎刺数十百万针太吃力，也有使用小铜锤，轻轻敲击助力的。用针用刀切忌偏侧歪斜，稍有偏差，就会直接影响下层三片的整齐匀称。扎针穿孔之后，四面片子中的第一片针孔太平，第四片针孔含混，都弃去不用。只用针眼圆而凸边，整片平贴的二三两片。大型灯彩作品，手工扎针多达数十万乃至百数十万孔眼，投工耗时，一丝不苟，这的确是很不简单的。

针刺技法有钩针、破花针、排针、乱针、散针、补针等。针刺力求整齐匀称，用力轻重得当，不得有一针破漏，否则将前功尽弃，难以补缀。因为补缀时接纸镶口处的重叠痕迹在灯下将暴露无遗，大损美观。

针刺既毕，便可在透空的单层的宣纸处作画着色。全能的灯彩艺人，能自己创作图稿，落笔成绘。海宁县历代著名书画家也常应邀以助雅兴，留下珍贵的手泽墨宝。

五彩缤纷的图画，以针刺的阴纹背影作为衬托，形成了灯面的强烈明暗对比，尤其能造成远山、云雾、丛林等朦胧幻视，极富想象力。这种技法针刺的灯面，比纱灯、绢灯、刻纸灯、琉璃灯具有更大的自由表现余地和强烈的主体感。如珠帘伞景片《高楼晓妆图》就被视为“绝艺”，当代著名文学家吴世昌先生曾填词《南乡子》一阙，加以叙述，“新柳薄如烟，柳外朱楼挂幃帘，帘后佳人红袖举，窗边，斜对菱花整翠钿。此景忆当年，层次分明映烛前，尺幅神功传妙态，针尖，若比丹青觉更妍。”再有晚清景片《东坡赋鼠、牛角挂书合图》，图中人和鼠、牛及题款都雕刻镂空，在灯下使之突出。窗棂、柳尖、浅草也用刻工，显示光源，使画面增加动态气氛。陪衬部分一以针代画，一以针填空补充天、水、地等处，画面布局疏不嫌稀，密不过挤；细致繁复而宛似轻漫，别有一派艺术境界。

硃石灯彩的显著特色，除针工而外，绘作之精妙，亦为灯艺之冠。它的技法墨色，无一不合国画法度。颜料大都为天然矿物，可历数百年而不褪色。

硃石灯彩所采用的配合材料极多，有竹、木、金属、绫绢、绸缎、明珠、玉佩、丝穗、流苏、绵带、纸品、兽角、玻璃、羽毛、贝壳以及近代的铁丝、电料、塑胶、化纤等等，在灯彩艺人的巧妙手艺中都能材尽其用，恰到好处。

灯彩艺人与作品

历史上一些灯彩精品，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极少。灯彩艺师多为民间工匠，作品又多为集体创作，作者姓氏已难稽考。据近世硖石耆老黄石琴先生回忆，他曾见过清代乾隆年间保存下来的珠帘伞挂片《八骏图》，白地白花带白描，设色着墨十分素淡。灯彩技师孙惟君先生曾收藏有乾隆年间传下来工笔重彩的珠帘伞挂片《江湖八丐图》系民间艺师的精心杰作，均属罕见珍品，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查抄没收，至今未知下落。

海宁市博物馆收藏的晚清时代景片，原稿为当时海宁著名画师徐砚手笔。灯片裱背镂刻针刺出自当年灯彩名家严远庄、少庄父子之手。严氏父子既能作画，又会针刺，是全能灯彩艺师，其作品都很出色，被推崇为近代硖石灯彩流派的奠基人。晚清前后参加灯彩制作的画家还有费晓楼、张洪九师徒、许鑑文、葛龙芝、王梦忆、蒋升旭父子、徐砚、徐小石父子、宋文义、方璜、沈唯建等等，他们创作了不少灯彩画稿，有的还挥毫题咏或参加针刺创作。清代著名画家费晓楼曾据皇甫松《梦江南》中“夜船吹笛雨潇潇”句，构画供作针刺景片。曾参与吴友如《点石斋画报》工作的画家葛龙芝作有《红楼梦》、《西厢记》故事图景，人物绰约多姿。清末蒋微芬亦精于此道，以乱针见长，具纹饰之美。当代作家殷白青年时代也曾参与灯彩活动。近年，海宁博物馆又收得东南河高氏宗族珍藏的珠帘伞针刺挂片数十件，美术价值极其可贵。

除了文人画师以外，参加灯彩创作活动和组织工作的，主要还是本乡本土的普通居民。1922年被推举为全镇灯头的孙乙青先生可算得上灯彩世家。他父亲裕园公素精诗画，又有丰富的绘制灯彩经验。其五世孙惟君先生，至今仍任硖石工艺美术部灯彩技师。

古老的传统灯彩源于民间，一旦灯彩形成群众性活动，就能不断推陈出新。1934年灯会中，硖石中宁巷推出秋千台阁，园中有一架秋千，洋娃娃戏笑摇荡，春风飘带，罗衫轻薄，颇具新意。河西坊即竞相仿效，也出一秋千抬头，秋千架上置六个玩具洋娃娃，上下回旋，犹如现代游艺场所的回转木马。南郊马桥的著名铜匠精制的铜光亭，通体金属结构，是灯彩艺术的又一大胆尝试。横头街坊著名灯彩艺人唐勋祖，向以活彩狮龙鸟兽为人推崇，他的儿子唐云庆也精

于此道。他们主持制作的“抬头”富贵亭，洞石似真，亭角翼然，牡丹卫护，丹顶楼鹤，一派富丽堂皇。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通体纸糊，内点红烛的灯彩之中，竟然引出汩汩泉水，环流其间，这种大胆创新，没有厚实功底是不可能的。

描写灯彩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除了话本小说及戏剧外，最典型的要算评弹传统开篇《闹元宵》，绘声绘色地概括和描写了江南灯会盛况，唱出十盏名灯，三十六大灯、七十二小品，错综复杂，洋洋大观。而专门采集硃石灯彩的文字记录，比较完备的还是《笙磬同音集》的第七集。海宁诗人张宝芬（号花农）题咏了二十七座精品座灯，陆光勋（冠陶）和孙葆谦（逊园）也有不少专题诗作，名噪一时。而且又是硃石灯彩专题的作品。以上所举，挂一漏万，实际上名作目录必当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此。